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俄] 列夫·托尔斯泰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安娜·卡列宁娜

上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北京燕山出版社

[俄] 列夫·托尔斯泰

1512.44
1:1

安娜·卡列宁娜 (上)

郭 军 张际标 张名高 / 译



Z062191

北京燕山出版社

I512.44

1:2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宁娜 (下)

郭 军 张际标 张名高 / 译



Z06219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宁娜／(俄)列夫·托尔斯泰(L. N. Tolstoy)著；郭军 张
际标 张名高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6
ISBN 7-5402-0660-8

I. 安…

II. ①托… ②郭… ③张… ④张…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本数据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提供，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95)第 04207 号

责任编辑：马明仁 里 功

安娜·卡列宁娜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27 印张 725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译 序

《安娜·卡列宁娜》是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著于1873—1877年间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两条平行而又紧密相联的线索展开：一条是女主人公安娜与青年军官弗隆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一条是托尔斯泰的自传性主人公列文的精神探索以及他和基蒂的爱情婚姻生活。

安娜是个带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色彩，但同时又无法摆脱上流社会的道德规范束缚，因而充满内心矛盾的贵族妇女形象。当她还不懂得爱情时，身不由己地嫁给了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沙俄政府官僚卡列宁，并与他维持了八年平静而无聊的婚姻生活。随着她个性的成熟和人格的独立，她开始对自己的婚姻状况感到不满，她愈来愈明白她不可能从卡列宁那里得到她所渴望的爱情，她也不可能爱卡列宁。当地与弗隆斯基相遇时，她那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和爱欲终于冲破了理智中种种道德观念的束缚，她不顾上流社会的非难和攻击，大胆地向弗隆斯基表达了火一般的爱慕之情，两人结合了。然而这种结合却没给安娜带来真正的幸福和片刻的宁静，其原因与其说是来自外部环境，不如说是来自她的内心冲突，因为她所受的贵族生活方式所赋予她的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她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使她陷入了一种即渴望爱情又深怀负罪感的内心矛盾中，她变得乖戾、多疑，人格分裂，随着弗隆斯基对她的厌倦和冷漠，她终于失去了一切寄托，精神崩溃，走上了卧轨自杀的绝路。

通过对安娜的塑造，作者一方面表达了对她为争取爱的权力所作的抗争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贵族这种寻找精神出路的方式。

托尔斯泰用以传达他人生理想的真正的主人公是列文。与安娜所过的奢华放荡的贵族上流社会生活正相反,列文在宗法制的俄国乡间过着浑朴深厚的农庄生活,并苦苦地进行精神探索,以寻找人生的理想归宿。他在自己的庄园里从事改革,企图通过不流血的变革,协调他与农民的利益,但此路不通,改革失败,他曾一度陷入了悲观的境地,濒于自杀的边缘。最后,他在具有浓厚的宗法制思想的贤妻基蒂的影响下,皈依了宗教,并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启迪和感召下顿悟了“为上帝,为灵魂活着”的人生真谛,与安娜悲惨的绝境正相反,列文获得了精神的升华与寄托。

通过对安娜与列文这一沉一浮两个人物命运的描写,托尔斯泰谴责了情欲,抒发了用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拯救贵族的理想,这正是托尔斯泰毕生探索所获得的生活真谛。

小说中与安娜的形象形成反衬来表达作者上述理想的还有另外两位女性,即贤妻良母型的基蒂和忍辱负重、恪守妇道的杜丽,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托尔斯泰进一步否定了安娜的生活抉择。但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尽管托尔斯泰像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一样意欲谴责女主人公用情欲战胜理智的行为,然而他对安娜在其爱情悲剧中心理历程的描写是如此动人心弦,使得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与安娜这一形象相比都失去了光辉,这极富有反讽意味,暴露了作者本人徘徊于理性中对情欲谴责和灵魂深处崇尚生命活力的内心矛盾。

托尔斯泰的小说一向以细腻的心理分析著称,这一技巧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得到了完美的应用。作者常用内心独白等手法对人物复杂的心理过程作细微的刻画,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心理描写艺术才能。小说在叙述风格上,亦是变化多样,即有平和的描写,亦有热烈的抒情,同时,也将辛辣的讽刺和鲜明的对比有机地溶进整个叙述中。总之,这部巨著正如批评界所公认的,无论是在内容的广泛深刻方面,还是在其艺术的完美卓著方面,都不愧为世

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名著。

该书的翻译工作是由三位译者合作完成的。第一、七部和第六部的第十二章到二十七章由文特同志执笔完成；第二、三、八部和第六部的最后五章由季彪同志执笔完成；第四、五部和第六部的前十一章由卫礼同志执笔完成。

由于时间相当匆促，译者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120
第三部.....	245
第四部.....	363
第五部.....	455
第六部.....	577
第七部.....	704
第八部.....	807

第一部

第一章

幸福的家庭全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的遭遇。

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觉了丈夫与家里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关系暧昧，于是宣布不能再与他在同一所房子里住下去了。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天，使他们夫妻二人痛苦，使所有的家庭成员乃至仆人们都痛苦，大家都感到再住在一起没意思，并且觉得甚至连任何一家路边客店里萍水相逢的人们都比他们——奥布朗斯基的家庭成员和佣人们——更合得来一些。妻子呆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丈夫则整天在外不回家，孩子们在家里乱窜，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英国女家庭教师与女管家吵翻了，已写了信请朋友给找个新位置。厨师昨天刚好在晚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也都提出了辞工。

与妻子发生争吵以后的第三天早晨，斯捷潘·阿尔卡季艾维奇·奥布朗斯基公爵——朋友们通常叫他斯季瓦——按他的惯例，在大约八点钟醒来了，不是在他妻子的卧室，而是在他自己书房山羊皮制的鞣皮沙发上，他那肥胖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在弹簧沙发上翻了个身，好像还想睡一大觉，他紧紧搂住枕头，将脸贴在上面，但他突然坐了起来，睁开双眼。

“哦，哦，怎么来着？”他想，重温着梦境。“哎，是怎么来着？噢，对啦！是阿拉宾在达姆斯塔特^①举行晚宴；不对，不是在达姆斯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没错，梦境中的达姆斯塔特是在美国，对了，阿拉宾在几张玻璃桌上设下宴席，桌子们都唱着《我的宝贝》，不，不是《我的宝贝》，是更好听的歌，桌上有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那

① 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

又都是些女人。”他回想着。

奥布朗斯基眼里闪烁着快活的光彩，他继续想着，微笑起来，“是啊，是个迷人的梦，——的确太好了，有许多妙不可言的事，而现在一醒来，想也想不清楚了。”而后他看到从窗帷边上透进了一束阳光，便快活地将脚伸到沙发下边找他的拖鞋，那是他妻子用金色的革皮制作的，去年送给他作生日礼物的。接着，他连身子都没起，便按照九年来的习惯，将手伸向卧室惯常挂睡衣的地方，这时他才恍然记起，他为什么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睡在自己的书房里，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皱起了眉头。

“唉，唉，唉！”他叹息着，想起了所发生的事情。他重温了一遍与妻子争执时的每一个细节，觉得自己的处境已无可挽回，最让他想起来便难受的是，这一切都是自己酿成的。

“不，她不会原谅我——她不可能原谅我！而且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自己的过错。却也不能怪我，这就是全部的悲剧所在。”他陷入了沉思，绝望地回忆着那场争吵中最令人痛苦的方方面面。

开头那会儿是最糟糕的，那是他刚从剧院回来，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手里拿着个准备送给妻子的大梨。结果，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她。使他吃惊的是，她也不在书房里。最后，他在她的卧室里找到了她，她手里正握着那封令人沮丧，将一切都披露无遗的信。

杜丽，一向被他认为整天只是忙忙碌碌，而且有些愚蠢，此时正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信，脸上带着恐怖、绝望和忿怒的神情注视着他。

“这是什么？这说明了什么？”她指着信逼问道。

在回忆这情景时，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使他感到苦恼的不是对这件事本身的记忆，而是他当时回答妻子的方式。

他当时的情形与干了不名誉的事而被突然揭穿的人的情形别无两样。他妻子对他的罪过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形下，他没能够露出一副合适的表情。他没有恼怒，也不否认，没有为自己申辩，没有乞求宽恕，甚至也没有索性不在乎——这其中的任何一种做法也比他实

际上所做的好啊——他竟不由自主地(“脑神经反射行为”——此刻奥布朗斯基自忖道,他一向喜欢生理学。)微笑了,还是他那素有的、善良的、有点儿愚蠢的微笑。

他不能原谅自己这傻笑。杜丽一看到这种微笑,便如同感到肉体痛苦般颤抖了起来,以她所惯有的激烈破口说出了一连串的难听话,就冲出了房间,打那以后,就拒绝再见到她的丈夫。

“全都怪那一脸傻笑。”奥布朗斯基想道。

“但有什么办法呢?我能怎么办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第二章

奥布朗斯基是一个对自己诚实坦率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使自己相信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第一次背叛他的妻子已是几年前的事,他一直为此责备自己,他不可能现在才来为此修行赎罪。他不能乞求宽恕,因为这位漂亮、善感的三十四岁男人并不爱他妻子,她已是五个活着、两个死了的孩子的母亲,并且比他只年轻一岁。他所后悔的只是他没能更好地瞒住妻子。不管怎样,他现在充分感到了自己处境的困难重重,他可怜妻子,可怜孩子们,也可怜自己。如果他早料到事态的败露会使妻子如此伤心,或许他会设法将自己的过失更成功地瞒过她的。他从来就没把这事想明白,但他一直模模糊糊地想像着妻子老早已猜到了他的不忠实,只是装着没看见而已。她是位好母亲,但她红颜已退,相貌平平,而且不再年轻,只是一位单调乏味的女人。因此,他觉得,她确实应该对他宽容一些。但结果却正相反。

“糟透了,糟透了!”奥布朗斯基反复对自己说着,却找不到解脱的办法。“没出这事之前,一切多么顺利,我们多么舒适啊!她有孩子们陪伴便感到心满意足,我完全不用插手,随她按她的方式照料孩子和掌管家务。确实,‘她’是家里从前的家庭女教师,这不太体面,确实不体面!跟自己家里的家庭女教师勾搭,未免有些庸俗、低级,

但那是怎样一位家庭女教师啊！”(他回味起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微笑。)”“但无论如何，她还在我们家里时，我却没让自己有过一点放肆。最糟糕的是，她现在已经……每件事都存心刁难我！天哪，我该怎么办？”

没有答案，只有生活所给予的那些对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的通常的答复，那就是，一天天过下去吧。换句话说，忘却吧。但是，既然他已经不可能在睡梦中忘却，至少不到夜里便不可能，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些小小的长颈瓶女人的音乐世界中去，他就非得使自己沉溺于生活的梦境，来寻求忘却了。

“走着看吧。”奥布朗斯基自语道。他下了地，穿上衬着淡蓝色绸布里子的灰色睡衣，系好腰带，往他那强健的胸膛里深深吸了一口气，迈开一向矫健的步子，支撑着健壮的身体走到窗前。他拉开窗帷，用力按了按铃，他的老朋友，也是贴身男仆马特维应声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他的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随后，理发师也拿着理发用具走了进来。

“有官府里发来的公文吗？”奥布朗斯基问道，同时拿过电报，在镜子前面坐了下来。

“在桌上呢，”马特维答道，用探询、同情的目光看着主人。停了一会儿，他又带着狡黠的微笑补充道：“马车出租行有人过来了。”

奥布朗斯基没有作答，但却从镜子中扫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相互交换的眼色中可清楚看出他们之间的理解十分默契。奥布朗斯基似乎在问：“你为什么说这个？好像你不知道似的！”

马特维将两手插入外衣的口袋里叉开两腿站着，默默地凝视着他的主人，性情温和的脸上掠过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

“我叫他礼拜天再来，在这之前别来打扰你，免得白跑。”他说，显然是在复述事先已准备好的话。

奥布朗斯基能看出马特维此时想开玩笑，有意引人注目。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揣测着电文中常拼错的字的意思，脸色开朗起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到这儿。”他说，让理发师那丰腴、光滑的手停了一会儿，后者此时正将他长长的、鬈曲的

络腮胡子梳向两边，露出了一条红润的分界线。

“谢天谢地！”马特维大声说道，由此表示他和他的主人一样了解这次来访的重要性：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奥布朗斯基所喜欢的妹妹，也许会促使他们夫妻重新和好。

“她独自来还是和她丈夫一块儿来？”马特维寻问道。

奥布朗斯基没法儿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在给他刮上唇，于是他竖起一个手指，马特维在镜中对他点了点头。

“是她一个人。我是否就去收拾楼上的房间呢？”

“告诉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由她吩咐。”

“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马特维怀疑地重复了一遍。

“没错，喏，把电报拿给她，看她怎么说。”

“你想试探她一下呀，”马特维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却说：“行啊。”

当马特维手里拿着电报穿着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慢腾腾地踏着松软的地毯重又回到房间时，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正准备穿戴。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让我转告你说她要走了，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说完，马特维将一只手插进口袋，歪着头，站在那儿盯着他的主人，眼神快活地闪烁了一下。

奥布朗斯基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英俊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和善的、怪可怜的微笑。

“那么，你怎么看，马特维？”他摇摇头说。

“没事儿，老爷。事情会自行变好的，”马特维回答说。

“自行变好？”

“对，老爷。”

“你这样认为吗？谁在那儿？”听见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奥布朗斯基问道。

“是我，老爷。”一个坚定悦耳的女人声音说道，接着保姆马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那张严峻的麻脸就出现在门口。

“哦，什么事，马特廖娜？”奥布朗斯基边问，边走到她跟前。

尽管在与妻子的事上，过错全是奥布朗斯基的，他自己承认这

点，然而全家上下，包括这位保姆，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的心腹好友，却都站在她这一边。

“哦，什么事？”他有气无力地又问了一遍。

“老爷，到她那儿去认个错吧。上帝会帮您的。她太痛苦了，叫人看着伤心，再说家里全乱了套，除此之外，老爷，您也得可怜可怜孩子们。老爷，向她认个错，没办法，您不这样怎么办呢？”

“但她不愿见我……”

“这不要紧，您尽了您的本分。上帝是仁慈的，向上帝祷告吧，老爷，向上帝祷告吧。”

“那好吧，你可以走了。”奥布朗斯基说着，突然脸涨红了，“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接着说，毅然脱掉了睡衣。

马特维已经将衬衣拿好，撮在一起如同马颈轭一般，他吹掉了上面一点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带着明显的满意，着手把衣服套在主人那保养良好的身体上。

第三章

穿戴整齐后，奥布朗斯基往身上洒了些科隆香水，拉下衬衣袖口，像往常一样把香烟、皮夹、火柴、带有双股金链并系着坠头的怀表分别放在不同的口袋里，然后抖开手帕。尽管他不幸，但他感到洁净、芬芳、健康、欢快，他脚步略带弹性地走进了餐厅，那儿已摆好了他的咖啡，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官府里来的公文。

他坐定后就拿过信来看，有一封信最令人不快，那是一位商人写来的信，想买他妻子地产上的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是非得卖掉不可的；但是，现在没有可能提这事儿，除非他和妻子能重归于好。最令人感到不快的是，这样一来，对金钱利益的考虑就要被牵扯进他与妻子迫在眉睫的和解问题中来。一想到自己的动机也许是个人利益——他可能会为了能卖掉那片树林而寻求与妻子和解——他就不愉快。

看完了信，奥布朗斯基把官府里来的公文拉到面前，很快的翻阅

了两份，用一只粗铅笔在上面做了几个注，就把它推到一边，开始喝他的咖啡，他边喝着边打开油墨还未干的晨报，开始读起来。

奥布朗斯基订阅了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当然也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的，而是代表大多数人观点的报纸。虽然他对科学、艺术或政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在这些问题上他坚定不移地坚持他报纸上绝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当大多数人改变观点时，他便随着改变，或者不如说，他并没有去改变观点，而是观点在他脑子里不知不觉地就自行转变了。

奥布朗斯基从不选择什么倾向和观点，就像他从不选择他的帽子和上衣的式样一样，时兴什么他穿戴什么。那么，因为他出入于这样一个社交圈子，在那里，有愿望进行某种形式的思维活动是成熟的一部分，他就不得不持有某种见解，就像他必须要有顶帽子一样。如果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而不喜欢他圈子里的许多保守主义者，那也不是因为他觉得自由主义的观点更合理，而是因为那与他的生活方式更合拍。自由党认为俄国的一切都很糟，也的确，奥布朗斯基债务累累，手头缺钱。自由党说婚姻是一种陈腐的制度，须得进行改革，确实，家庭生活几乎没有给他带来乐趣，逼得他撒谎作假，这完全是违逆他自己本性的。自由党说，或者说他们假定，宗教只是用来约束文盲的，也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连一次最短的布道都听不下来，就会站得脚疼，他也无法理解那些可怕的、夸张的布道有什么意义，因为现世的生活实在是很愉快的。而且爱开玩笑的奥布朗斯基有时会暗示某个老实人，如果一个人要为自己来到人世间而骄傲，为何又只以承认留里克为界，而否定自己的始祖——猴子呢？弄得老实人目瞪口呆，奥布朗斯基则觉得很有趣。因此，自由主义成了奥布朗斯基的一种习惯，他喜欢他的报纸，就像喜欢饭后抽支雪茄一样，因为报纸给他的脑子罩上了一层薄薄的轻雾。他读了社论，社论阐明了在我们的时代叫嚣激进主义有吞并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并呼吁说政府应采取措施消除革命这一大祸患是多么的徒劳无益，因为，正相反，“我们认为，危险并不在于臆想中的革命之患，而在于顽固地坚持传统，这才是阻碍进步的。”等等。他又读了另一篇有关财政问题的

文章,文章中提到了边沁和密勒并巧妙地暗讽了财政部。凭着他生就的敏感,他领悟了每句暗讽的含义:出自何人之手,针对何人,为何原由。像平常一样,这给他带来了某种满足。但是今天,这种满足由于想起了马特廖娜·菲力蒙诺夫娜给他的劝告,想起了家里的这一堆麻烦而遂遭到破坏。他继续去看那篇关于贝斯特伯爵^①已赴威斯巴登^②的报道,以及关于根治白发、轻便马车出售、某年轻人找工作等广告,但这些栏目今天却不能像往常一样带给他一种宁静、讥讽的快感。

看完了报纸,又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下了一块抹黄油的面包卷,他站起身,抖掉背心上的面包屑,挺起宽厚的胸膛快乐地微笑了,倒不是因为他在心里有什么特别的高兴事,他愉快的微笑不过是由于他良好的消化。

但是这快活的微笑顷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变得心事重重了。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他听出来一个是他的幼子格里沙,另一个是长女塔尼娅。他们正在拖东西,东西翻倒了。

“我跟你说过不能让旅客坐在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大声说,“快捡起来!”

“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奥布朗斯基想道,“孩子们都没人管了。”他走到门口,把两个孩子叫了进来。他们放下了用来当火车的盒子,来到父亲身边。

那女孩,父亲的宝贝,大胆地跑进来,抱住爸爸,笑哈哈地吊住他的脖子,高兴地闻着他络腮胡子散发出的熟悉的香气,他的脸由于弯下腰来涨得通红,闪烁着慈爱的光辉。小女孩亲了亲他,就松开手,准备跑开,但他拉住了她。

“妈妈好吗?”他问,摩弄着女儿光滑、柔软的脖颈。“你好。”他说,向刚刚走过来与他打招呼的小男孩笑了笑。

他自己意识到他不像喜爱大女儿一样喜爱他的小儿子,但他尽

① 奥匈帝国首相。

② 德国西部的城市。

力对孩子们一视同仁，小男孩感觉到了这点，对他父亲冷淡的微笑无动于衷。

“妈妈？她已起床了。”小女孩答道。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说她又一夜未眠。”他想道。

“她还好吗？”

小女孩知道父母吵了架，知道母亲不舒服，也知道父亲肯定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假装问得这么轻松。她为她父亲脸红了。他一下就看出来了，也涨红了脸。

“我不知道，”她说，“她告诉我们今天不上课，只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里去走走。”

“好，去吧，我的小塔尼亚。哦，等一下，”他说，还拉着她的胳膊，抚摸着她软乎乎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拿下一盒昨天放在那儿的糖果，从中挑了两块她喜欢吃的，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她指着巧克力问道。

“对，对。”他又抚摸了下她的小肩膀，吻了吻她的后颈，让她去了。

“车已备好了，”马特维说。“有位女人等着见您。”他又补充道。

“她等了很久吗？”奥布朗斯基问道。

“大约半个小时。”

“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只要有人来，就立即告诉我吗？”

“我至少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用粗声、友好的口气说，让人没法生气。

“好啦，快请她进来吧，”奥布朗斯基烦恼地皱着眉头说。

来访的女人是一个名叫加里宁的参谋大尉的遗孀，她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不合情理的要求，但是奥布朗斯基照例请她坐下，留心听她说完，没打断她一句，然后，详细告诉她该去找谁，甚至还用他那粗大、潇洒、漂亮、易于辨认的笔迹，敏捷而流利地给她写了个条子给一位对她能有所帮助的人。打发走她以后，他拿起帽子，站住想了一下是否忘掉了什么事，他发现除了他想忘掉的他的妻子以外，什么